

亦舒作品系列

2247.57
Y51a.17

异乡人

17

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周景芳
责任技编 王 颖
责任校对 黄海燕

书 名 异 乡 人

著 者 (香港) 亦 舒
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

印 刷 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22(千)

版 次 1996年9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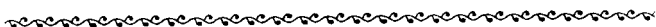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1998年6月第3次

印 数 20001—21000

I S B N 7—80615—442—6/1·106

定 价 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

方祖斐坐在医务所里，呆呆地瞪着医生，心中又酸又苦又辣，眼泪要强忍才不至于流下来。

女医师一贯地用平静的声调宣布：“方小姐，只不过是良性肿瘤，一经切除，永无后患。”

方祖斐努力压抑情绪，嘴唇颤抖，张开合拢，无话可说。

医师说：“这样的症候，在妇女来说，并不算是罕见，一小时的手术时间，住院三数天，即可回家休养，别太过担心。”

方祖斐仍然苍白着面孔，紧握拳头。

医师又说：“下星期三傍晚入院。”

方祖斐点点头，站起来，向医师道别，走出医务所，还礼貌地朝看护点点头。

她们这种受过训练的职业女性，在任何情形下，都不可能露出原形。

小时候读《西游记》，印象深刻，那些修炼过的仙精，各自选择可爱的形象示人。要待与克星美猴王力拼的时候，才被逼露出真面目，彼时，大势已去，真元涣散，所以，万万要咬住牙关，忍耐下去。

出得医务所，这一日，与初夏任何一日一样，都阳光普照，活力充沛。

方祖斐站在行人道上，茫然注视熟悉的银行大厦与拥挤的人群。

她自问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默默地跟人潮过了马路，一想不对，回办公室，是在那一边，又傻傻地等绿灯亮起，巴巴地走回来。

如此来回三两次，她叹了一口气，低声说：“方祖斐，方祖斐，拿出勇气来。”

她闭上眼睛，企图驱逐耳边的嗡嗡声，一定会渡过这个难关的，比这更难的都熬过了。

这样一想，无气像是重归丹田，她抬头看看时间，决定回公司再说。

到达大本营，祖斐的上司与下属同时迎上来，异口同声地问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祖斐深深吸进一口气，“下星期三做手术。”

她老板周国瑾立即说：“我替你通知人事部告假一个月，由沈培代你，放心休养。”

说到沈培，沈培就到。

周大姐转头出去，“你们谈谈交接问题吧。”

沈培问祖斐：“一起吃饭？”

“我不想假装潇洒，我吃不下。”

“我早知道你会那么说，我备了三文治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也不想吃。”

“我替你倒一杯热茶来。”

沈培自己备有上等龙井，冲好递给祖斐。

祖斐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，“我有无同你说过家母因同样的症候，死于四十二岁？”

沈培看她一眼，不知如何作答，内心戚戚然。

“开头的时候，也说是良性。”

“不要想太多。”

“我要活下去。”

“你会的，我们同你，还真的没完没了。”

祖斐牵牵嘴角。

“这女儿国少不了你，我们都是亚玛逊人。”

祖斐叹口气，“送花的时候，记住，清一色黄玫瑰。”

“噫，坏品味，恕难从命。铃兰才好呢，香远益清。”

祖斐微笑，“你还记得《爱莲说》说吗？背来听听如何？”

“我还记得《陋室铭》呢，小姐，熟得没齿难忘。”

祖斐抬起头，“这一些功课，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中，并没有支持我们。”

沈培站起来，“假如你想哭，我不妨碍你，好好地哭吧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祖斐看着沈培离去。

她把头枕在手臂上，很久很久，都没有流泪，她留下字条给周大姐，自即日起，告假四个礼拜整。

祖斐决定好好享受一下。

到了街上，她才发觉，她对于浪费，一无所知。换句话说，祖斐不懂得享受之道，没有嗜好。

第一，她不喜欢高速，从未想过一掷千金，去置一辆名贵跑车来过瘾，平常多数用公司的车子与司机，或是干脆乘搭地下铁路。

第二，她不赌。

第三，祖斐早已度过做名牌衣饰奴隶的阶段，一只黑色鳄鱼皮包直用了六年。

第四，并不爱穷凶极恶的吃与喝。

第五，她孑然一人，没有负担。

唯一的奢侈，可能只是住得比较舒服，还有，乘长途飞机，坚持要坐头等。

非得改变作风不可。

一向以来，祖斐都认为城里的能干女性多得是，而她最大的优点，是拒绝被环境宠坏。这一刻，她决定要纵一纵自己。

怎么开始呢？

首饰与华服对一个病人来说，有什么益处，戴着五卡拉的钻石接受全身麻醉？

祖斐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来不及了，难怪人家要说，行乐及时。”

她到相熟的酒店大堂坐下，本来想喝杯矿泉水，一眼看到邻桌有几个青年在喝葡萄酒，改变主意，向之学习看齐，同领班说：“给我一瓶新宝珠莉。”

毕业之后，还没试过有这种闲情逸致。

祖斐静坐，聆听邻桌青年谈笑风生。他们是意大利人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头发如鲍蒂昔里的维纳斯。

祖斐非常欣赏。她自己长得不难看，近半年因患病，略见憔悴，虽然立即有人向她报耳神：“最近有人说，方祖斐令他失望因为不如想象中好看。”她也有信心一笑置之。

但今日，她觉得人类的躯壳真是妙不可言，活着的时候，眼睛看得见，脑子接收，思想储藏，运作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一旦出了毛病，什么都会停顿，思维没有托身之处，灰飞烟灭。

想得太多了，这个时候，最好喝一杯清香有果子味略带甜味的白酒。

谁知领班走过来说：“方小姐，最后一瓶刚刚售出。”

祖斐呆呆地看着他，真不是吉兆，要什么没什么。

“方小姐，喝别的好吗？”

祖斐的脑筋一时转不过来，只朝领班直视。

领班益发歉意，欠一欠身。

怎么迷信起来，祖斐连忙说：“给我一个覆盆子冰淇淋。”

领班退下去。

她兴致索然地低下头。

可是没到一会儿，领班笑容满脸地捧着酒走过来，“方小姐，这是靳先生请的客。”

祖斐答：“我不认识靳先生。”

领班一怔，“但靳先生说，见你想喝，特意让出来，只不过他已经喝了半瓶，希望方小姐不要介意。”

“哪位是靳先生？”

“他付帐后先走了。”

谁，谁那么客气，谁那么好风度。

酒香已经钻进鼻子，祖斐不顾三七二十一自斟自饮地喝将起来。

“祖斐。”

她抬起头。

是沈培，“我猜到你在哪里。”她拉开椅子坐下来，“大姐叫我看着你些。”

祖斐点点头。

“我与郑博文通过电话。”

谁知祖斐一听这话，顿时变色，马上不客气地责备沈培：“你也太爱管闲事了。”

“祖斐——”

“我不会原谅你！不用多说。”

“祖斐，你再也没有亲人了。”

“你还有没有通知祝志新？照你这种逻辑，千万记得叫他来凑凑热闹。”

“我不与你计较，你心情不好。”

祖斐紧闭着嘴唇，不出声。

“老郑明天会来看你。”

祖斐不作一声。

“我知道你好强，怕别人说你向老郑乞怜，但是祖斐，了解你的人自然知道你，不了解的人，你管他放什么屁。”

祖斐问：“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越帮越忙？”

“总比袖手旁观的好。”

这倒是真的，这种人也不是没有的，一样是阁下的至亲：隔岸观火，推倒油瓶不扶，边看热闹边拍手笑着称妙。

“沈培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是郑博文于事无补。”

沈培一扬手，叫杯威士忌加冰，有点光火，但按捺着不出声。

祖斐终于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见人。”

“我送你回去休息。”

“郑博文可能在谈恋爱，可能在发展事业，何必打扰他，他勉强地来了，没有意思。”

沈培召侍者付帐。

“方祖斐，简直不懂如何形容你，一年内你可以出尽百宝为公司的营业额增加百分之三十，但，你的感情生活却安排得一团糟。”

祖斐傻笑，一整天没吃东西，喝下半瓶酒，她感觉略见迟钝。

“对异性，你不够顽强，不够进取，不够主动。”

“沈培，你趁我病，取我命。”

“好，我闭嘴。”

沈培与祖斐站起来。

祖斐说：“且慢，我不回家，陪我去买鞋子。”

“出院后定陪你去。”

“我可能永远出不了院。”

“祖斐，你再不听话，我叫周大姐来。”

“我肯定大姐会帮我挑七十双新鞋。”

沈培拿她没法，只得与她走进附近鞋店，祖斐一坐下，便请售货员把“所有的红鞋拿出来”。

她轻轻同沈培说：“最恨黑鞋，中小学永远只有棕黑两双鞋子替换，直穿了十二年，进了书院，以为挨出头，母亲故世，谅谁都没有心情穿红鞋。嘿，

今日可以放肆一下。”

沈培既好气又好笑，“上班为什么不穿？”

“因为同工同酬的男同事也不穿。”

店员将鞋子一列排开。

连沈培都觉得可爱，买下两双。

祖斐专心踏进鞋里，细细在店堂中走了一遍，才坐下来。

这些日子她赶工作忙得神经衰弱，时常搞错脚的尺寸，明明五号半，说成五号，不合穿，白搁一旁。有次沈培诧异地问：“下次你不会告诉人你只得十八岁吧？”

这次一定要慢慢试，理智地宽裕地，像寻找配偶。

半小时后，祖斐终于肯回家了。

沈培同她说：“明天与你通消息。”

祖斐点点头。

回到房中，她打开鞋盒，取出一双玫瑰红麂皮高跟鞋穿上，站在露台上，呆视海湾，直至夜色渐渐合拢。

电话铃响起来。

祖斐知道这是郑博文。

“祖斐，”果然是他，口气如履公事，“沈培说你身子不大好，没有大碍吧？”

“小手术而已。”

老郑笑：“我一直知道沈女士的话可以打七折。”

祖斐不出声。

“你若有空，最好到第一银行去一趟，那笔存款不必再拖，签个字，分了它多好，我想改买纽西兰币。”

祖斐平静地答：“一定，我明天就去。”

“还有，祖斐。”他咳嗽一声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请说。”

“那套音响，呃，你一向说听不出有什么分别，虽然当初是你置的，但，祖斐，你很少用，而我又留下那具电脑给你……”

“有空来拿好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祖斐。”

祖斐答：“不客气。”

“对，多多保重。”

“没事了吧？”

郑博文说：“有空大家喝茶，再见。”

祖斐看着电话半晌才放下，这位不能置信的独一无二的郑博文先生竟如此结束了他的问候。

祖斐缓缓坐下，脱下红鞋。

过一会儿，她到浴室卸妆。

怪沈培多事，实在是合理的。郑博文三言两语便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嘻嘻哈哈地应了卯儿，不伤脾胃地表示了关怀。

老郑只打算做这么多，面子已经给足。

祖斐靠在枕头上看了一会儿书，抬起头来，发觉震荡已过，她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付星期三。

她熄灯睡觉。

清晨四点钟的时候醒来，非常诧异，简直铁石心肠嘛，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睡得着！但，失眠已是过时的奢侈，而睡觉实在是容易上瘾的享受。

祖斐一转身，再度熟睡。

假使不是女佣人不识相地推起吸尘机来，祖斐还不愿起床。

女佣过分健谈，祖斐不想出去见她，躲在房间，直到警报解除，大门“嘭”一响关上为止。

祖斐看到早餐桌上歪斜的字条：沈小姐找。

若不是告了假，祖斐想飞回办公室去。

她取出旅行袋，收拾日用品，预备带进医院。

医生向她说：“当然，方小姐，手术后就不能怀胎了，但其余一切都正常。”

祖斐十分难过。爱不爱孩子是一回事，丧失权利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婴儿给成人带来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。

沈培有个女儿，冰雪聪明，天生两道浓眉，映着雪白皮肤。三岁生日那天，沈培让她扮蜜蜂，头上戴着假触须，有小灯泡会亮，又会发出嗡嗡声，那孩童满屋跑，笑出祖斐的眼泪。

现在没有希望了。

听说祝志新已经有两个男孩，大的三岁，小的一岁，长得都像他。

祖斐替他高兴，他们祝家最爱小孩。

彼时一有家庭聚会，老中小三代女眷，都爱坐

在祖斐身边，殷勤地询问她打算几时开始饲养婴儿的事业。

时间竟过得这么快，一晃眼六年。

志新仍然关怀祖斐，时时候候。

有次晚饭时分，先是谈公事，随后说到比较轻松的问题，祖斐正高兴，忽然电话那一头传来女性吆喝声：“菜都凉了，还不来吃饭。”非常原始，毫无必要有修养，天经地义的权利。

祖斐连忙知趣地说：“改天再谈改天再谈。”

那次之后，她也不太想与志新说话，不过心中一直羡慕那位放肆的祝太太，祝家一定少不了她，是以她有自信可以为所欲为，自由发展。

人太过文明了，七情六欲便有点模糊。

祝家是老式人，喜欢一是一二是二面对面凡事说清楚。

祖斐受不了那种作风，年纪轻，觉得做不到人家的要求，就得知难而退。

十分平和地分了手。

之后祖斐的生活更加西化，也十分庆幸当时没有勉强与志新结合，不然的话，两个极端的性格也会导致分手。

很少有这么静的时刻把陈年旧事翻出来细细检讨。

可见时间太多是行不通的。

最好笑是沈培，生养完毕两个星期就销假回到办公室，祖斐现在明白那种逃避静寂的心态。

沈培真能干，什么都有，因为她非常非常勤力，做得非常非常好，还有，她非常非常幸运。

祖斐找到沈培。

她说：“能睡就无大碍。”

“下午我还要到银行去，出来吃饭如何？”

“祖斐，祝志新来过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到公司找你。”

“无端端怎么会找上门？道不同，我们起码有一年未见。”

“他听说你有事。”

听说，祖斐点点头，沈培说，志新听。她忍不住笑出来，托着脸直摇头。

“一起吃饭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好。”

“那么十二点半老地方见。”

她把他们都叫出来，像是让大家见最后一面似的。

难道沈培有什么预兆？

沈培是热情的人，也是祖斐比较谈得来的同事，两人同样是周国瑾手下大将，为公事虽曾经生过龃龉，友谊万岁，战胜一切。

一定是她的同情心发作。

换衣服的时候，祖斐略一犹豫，换上新的红色凉鞋。

志新一早已经坐在那里。

公务员有他们的好习惯，准时来，准时走。

看到祖斐，他站起来，关注地说：“气色还不错嘛？”

祖斐笑，“不像将要大去的人？”

“祖斐。”

祖斐知道他脾气，这种笑话对他来说，已经刺激过度。

她问：“沈培不是不来了吧？”

“她说迟半小时，让我们先谈谈。”

谈，有什么好谈？不外是太太好吗，孩子好吗，你好吗。

祖斐清一清喉咙，“听说你升级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志新有点自满，但不忘补一句，“与你比，还差一大截，祖斐，这几年，你成就非凡。”

祖斐微笑，“现时宿舍在哪里？”

“上个月搬到浅水湾了。”

“那敢情好。”

“过得去。”经济实惠的祝志新露出一丝笑。

祖斐再也想不到有什么话要说，搜索枯肠，终于问：“太太好吗？”

志新没有回答她，反而说：“祖斐，当时为什么坚持与我解除婚约？”

祖斐愕然。

都隔了那么多年，叫她怎么回答。

“你知道我一直关怀你，祖斐，现在你落得孑然一人，真叫我心痛。”他提高了声音。

祖斐连忙左右看一看，怕有人在旁听到窃笑。没想到祝志新这样的老实人也会心血来潮戏剧化起来。

“我不该放弃你。”志新很激动。

“没关系，志新，不是你的错，我们一直是好朋友，”祖斐急忙安抚他，“永远做好兄弟，你看，沈培来了，别叫她笑话。”

志新抬起头来，“沈培一直知道我们的事。”

祖斐即刻顾左右而言他，“沈培，这里。”她扬手。

早就完了。

志新不明白，他大概一直以为她不结婚是为着他的缘故，因为没有人好过他。

他有一分歉意，渐渐变质，成为妄想，那一点点自大逐步扩散到今日模样，他坚持要对祖斐负责，他非关怀她不可。

沈培坚持要祖斐吃得丰富一点，因为星期二午后她就得停止进食。

志新凝视祖斐，近年她异常消瘦，轮廓分明，大眼睛敏感秀丽而略见彷徨，更有份楚楚气质。

怎么会答应她解除婚约的？

志新知道后来她又订过一次婚，对象是个肤浅浮滑把吃喝玩乐放在第一位的家伙，根本配不上她。

听说她主动结束这一段关系。

“——志新。”沈培叫他。

他自往事中惊醒，回到现实世界，“哦，什么事？”

“祖斐出院我们替她庆祝如何，把太太也请出来。”

祖斐连忙说：“到时再说，真怕打扰大家。”

“祖斐忙着表演低调，当心压抑过度。”沈培笑。

志新实牙实齿地说：“我一定抽空来看你。”

但说完这句话，随即抬起手腕看时间，他得走了。

“再见，再见，祖斐，保重。”

祝志新挥着手挤出餐厅。

祖斐并不怀疑他是个好人，但不知怎地，总觉得他的行为举止有点滑稽，不禁摇头莞尔。

沈培也说：“老祝今日兴奋过度，动作卡通化。”

“拜托你，以后别再叫他出来玩，人家生活得好好的，你偏开他玩笑。”

“又把帐算我头上。”

祖斐拍拍她手背，叫侍者结帐。

“他没有请客？”沈培意外。

当然没有。他们才不做这种笨事，男人的收入要养家活儿，怎么可以用来请客吃饭。

几年来祖斐已养成良好习惯，一到饭局将散，立刻主动取出荷包。

与她客套的，通常还真的都是女同事。

可爱的男士们，坐在那里，镇静悠闲看着她们付款。

在这种关头，不要说平等，让女性稍领风骚又何妨。